



莫里哀 誰真的愛我

2011-11-20 記者 王升含 文



全球歷史最悠久，創立逾三百年的法蘭西劇院（Comédie-Française），於今（2011）年 11 月首度來台，演出十七世紀戲劇巨擘莫里哀（Molière）生前的最後一部作品《誰真的愛我？》（Le Malade Imaginaire）。這齣在國家戲劇院上演的「芭蕾喜歌劇」（comédie-ballet，一種融合音樂及舞蹈的法國戲劇類別），由已逝的法國重量級導演克勞德·史托茲執導，舞臺及道具皆遵循 1673 年該劇首演時的設計，並由硬底演員 Gérard Giroudon 領銜登臺。

11 月在國家兩廳院上演的莫里哀遺作《誰真的愛我？》劇本一字不改，道具也比照 1673 年首演的設計，由全球歷史最悠久的法蘭西劇院原汁原味呈現給觀眾。（影片來源/ Youtube）

奇想病人 荒謬人生

《誰真的愛我？》一劇依原文直譯為「奇想病人」，即主角阿爾公的寫照。富裕的阿爾公是個疑心病者，沒病裝病的他十分依賴貪婪的醫師布恭及藥師福勒杭特；他有一個表面體貼，實而覬覦他遺產的第二任老婆貝琳、正值青春的美麗女兒安潔莉克、小女兒露易松、忠誠而正義的脫線女僕端乃特，及胞弟巴哈德。

簾幕首揭，阿爾公蜷縮在躺椅上，展開一段這兩個月服了哪些藥、接受哪些治療的獨白。其次，安潔莉克走向被阿爾公喚進的端乃特身邊，跟端乃特透露她所迷戀的克雷昂已提筆求婚。緊接，阿爾公興沖沖地告訴安潔莉克他剛為她促成了一樁婚事，安潔莉克屏著氣，期待聽到如意郎君克雷昂的名字，卻發現相親對象是布恭醫師的姪子，不討喜又古怪的多瑪。安潔莉克一心想與克雷昂共商婚事，卻怕因違背父親的旨意而被繼母貝琳送進修道院。戲劇中段除了來提親的多瑪鬧出許多笑話外，克雷昂和安潔莉克有一席深情的重唱，以「騎士遇見牧羊女」的暗喻，對著阿爾公歌頌出他倆想共度餘生的心願。

全劇在結尾時，端乃特出主意要阿爾公喬裝死亡，等著看貝琳的反應（「感謝老天，我終於擺脫這個累贅了！」），以及安潔莉克意外經過裝死父親的床前的告白（「父親是我深愛的人，在他死前我竟然無法順從他的意願，我太不應該了！」）達到高潮，並在阿爾公三折肱而成良醫，被胡鬧的巴哈德等人受封醫師資格的歌舞表演中落幕。

劇中穿插出現帶了面具、載歌載舞的一群奇裝異服的唱者，承襲古典希臘戲劇中「合唱團」（χορός，英文為 chorus）的角色，負責以旁觀、口述的詩歌，擴張角色情緒，或在舞臺上以在場的第三者身分，對劇情或人物加以評論。本劇的合唱團同時也有義大利即興喜劇（commedia dell'arte）的影子，除了鷹鉤狀的面具外，融入詠嘆調，並伴以低音古提琴（viola da gamba）及大鍵琴，是當時巴洛克音樂常見的表演型態。

媒體歷屆廣告

推薦文章

- 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
- 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

- 關余膚色 我想說的事

總編輯的話 / 郭穎慈



本期共有十九篇稿件。頭題〈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〉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貴勇敢出走，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啡廳的歷程和堅持。

本期頭題王 / 洪詩宸



嗨，我是詩宸。雖然個子很小，但是很好動，常常靜不下來。興趣是看各式各樣的小說，和拿著相機四處拍，四處旅行。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動，或值得紀念的人事。覺得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，每個快門的...

本期疾速王 / 吳建勳



大家好，我是吳建勳，淡水人，喜歡看電影、聽音樂跟拍照，嚮往無憂無慮的生活。

本期熱門排行



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
洪詩宸 / 人物



橙色的季節 唯美「柿」界
陳思寧 / 照片故事



老驥伏櫪 馬躍八方
許翔 / 人物



追本溯源 探究大地之聲
劉雨婕 / 人物



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
張婷芳 / 人物



左圖為古典希臘戲劇中的合唱團（chorus），以匿名性和面具為表徵；右圖則為義大利即興喜劇（commedia dell'arte）演員的裝扮，以顯眼的鷹鉤鼻為期一大特色。（圖片來源／The Guardian）

戲劇獨調 大膽呈現

當年得了肺結核的莫里哀因財務窘迫，拖著殘弱的病體親自飾演阿爾公一角，並巧妙地以主角對患病的奇想，掩蓋自己病入膏肓的狀況，也以此透露自己對死亡的恐懼。該劇的第四次演出謝幕後，莫里哀便因勞累和疾病辭世人間。他曾說：「假冒死人會有什麼危險嗎？當然扮演死人不會有什麼危險，除非那個扮演的人也即將死去。」這份因著看透生死方能產生的坦然，使莫里哀對人性表面的不著痕跡的穿透力，勝過同時期許多其他劇作家，這也是為什麼他在死後六年，當時為王的路易十四即下令將巴黎的兩大劇組合併，成立法蘭西劇院，以紀念莫里哀在戲劇上的成就及貢獻。

莫里哀的厲害之處，在於其作品雖細膩，卻極具宏觀性。在《誰》劇中，莫里哀對人性深層的赤裸描繪成熟而圓融，讓看熱鬧的外行人笑得開心、看門道的內行人被震懾得一愣一愣地，彷彿自己的貪念和軟弱都逃不過莫里哀尖銳的筆下。但真正讓人感到不可思議的，是他如何藉劇場藝術凍結時空，讓一齣在三百多年後、八千多哩外上演的作品毫無違和感。莫里哀的文本，就像伽利略慣性定律實驗中的小球，一經拋出即可滾向窮盡。

此次的演出的台詞一字不改，舞臺氛圍也比照劇本對十七世紀法國中產階級的要求，蠟燭、布帘、窗檯、衣著等細節，皆經仔細考究，演出用的簾幕也特別捨棄戲劇院舞臺本設有的紅色絨布，改用人工的米白色麻布，以擬真十七世紀的實況。場景所營造出的古色和莫里哀劇本跨越時空的意念，在銜著東方韻味的國家戲劇院內，形成一股特殊的拉鋸。

法蘭西劇院對《誰真的愛我？》的詮釋，不以謀求現代時空，不論在體態、發聲上，都保有一定的古典架勢。除了演員外，該劇帶了面具的合唱團對這部120分鐘整、無中場休息的戲劇功不可沒。在第一幕結束，米白的幕甫拉上時，穿了小丑白衣的合唱團駝著背、由舞台左方蹦跳出場，怪異的身影加上有如閹伶的中性唱腔，將詭譎的氣氛散佈至全場。

劇中，合唱團總以努力融合劇情的衝突形象冒出，好似一鍋煮沸的粉紅藥水冒出的淡藍泡泡，成為穩定敘事下的虛幻間格，以自成一格的聽覺和視覺饗宴，填補演員間的留白。劇尾，更是靠著合唱團對馬克—安東·夏本堤耶（Marc-Antoine Charpentier）音樂的演唱、大鍵琴的華麗流動、低音古提琴執著，好似只在原地產生摩擦，卻又聲傳四方的組合，將莫里哀對授封醫師儀式的諷刺，拿捏到荒謬的極致。



法蘭西劇院的合唱團為題材沉重的《誰真的愛我？》增添不少舞臺趣味，也讓觀眾有機會感受歐洲古典戲劇的演出形式。（圖片來源／Google）

戲裡戲外 耐人尋味

其實，莫里哀要批判的不只是醫術，要透露的也不盡是對死亡的恐懼。醫療自古至今代表的權威

，一向是平民百姓所無法深入觸碰的；而死之於生所衍生出的未知，甚至比死本身威脅還要嚇人。莫里哀用了《誰真的愛我？》最溫馴尋常的家庭題材，加進許多幽默元素，藉著一個禮拜時間點的微觀，將上述議題濃縮，讓觀眾在演出的短短兩個小時內，用人類最熟悉的肢體語言：大笑，學習建立挑戰權貴的意識，和面對褪去對死亡恐懼後，對生命延續的珍惜。這位戲劇大師在營造達成高潮的起伏（rising action）時，大膽用了讓阿爾公感嘆物是人非事事休的處境，現出貝琳的原型，再安排善良女兒安潔莉克的橋段，使阿爾公發現到，最愛他的人原來一直都在他身邊守護，也提醒觀眾別忘了驀然回首，往燈火闌珊處找尋真愛。

綜觀全劇，莫里哀和法蘭西劇院對於題材的拿捏、語言的運用都相當流暢，整齣戲的每個環節也都掌握得十分得當。但因為畢竟在臺灣是第一次公開演出，所以在跨文化、跨時代的改編上缺乏對臺灣觀眾群的研究，而導致同班人馬不論在哪裡上演這齣劇碼，都缺乏與時地融合的美意。但，經典畢竟難以更動超越，沒有第一次的首映，就很難期待接下來與臺灣地域及社會文化的改編。這次《誰真的愛我？》的演出，除了讓觀眾一窺莫里哀的大師風采外，不啻也是臺灣引進法國戲劇經典先驅的重要里程碑。



劇中的戀人克雷昂和安潔莉克除演技得當外，歌唱表演的功力也十足，帶給觀眾忠貞叛逆的愛。臺灣一向以熱情著稱的觀眾也回以熱烈的掌聲。（圖片來源／Google）



那些年 爸爸與芭樂的回憶

在阿爸生日那天，樞樞憶起爸爸與芭樂的故事。

橙色的季節 唯美「柿」界



新竹九降風吹起陣陣柿香，一片澄黃映入眼簾，那既是辛苦的結晶，也既是甜美的滋味。

▲TOP